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来源与历史演进

马文卿

摘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探究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根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理论来源，明确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意义，梳理了其演进历程，揭示了其演进史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深刻反映。

关键词：批评和自我批评；理论来源；历史演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批评和自我批评”^[1]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在党的后续革命、发展、执政的过程中不断成熟、完善的优良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一种工作作风，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形成的，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演进，又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及方法的中国化的进程。因此，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概念的理论来源、形成过程、演进历程，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和方法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化的进程中的发展史，具有以小见大的重要价值。

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来源

“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统一体的概念虽然诞生在中国，但早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恩格斯和列宁就分别提出过“批评”“自我批评”的概念。恩格斯提到过“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2]、“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3]。列宁也曾这样阐述：“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4]这几处“批评”“自我批评”的概念阐述的都是在某个共同体内部，通过提出批评意见，补缺纠错，以

作者简介：马文卿，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 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生。

本文系作者 2021-2022 学年第 2 学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程期末考核作业，经作者略微修改后刊登。

^[1] “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两种提法在党的文献中和其实际发展历程中长期并存，并无实质不同。因此在本文中，除引用文献外，二者无区别使用。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23.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0.

^[4] 列宁. 列宁全集：第十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34.

此实现集体的向善发展。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萌芽就已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已提出了一些有关于“批评”的思想，因此，在中国诞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有着萌发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起源。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中首次出现“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完整概念，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来的：“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5]《矛盾论》是毛泽东系统阐释唯物辩证法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而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基础，有研究者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是我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哲学基础。”^[6]这种观点的提出，首先基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身特点和唯物辩证法中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问题的相统一。“由于个人认识的发展性和整个人类认识的无限性，个人和组织犯错误又具有可避免性。克服犯错误的必然性，增加犯错误的可避免性，唯一办法就是找出错误的原因并加以纠正，使认识符合客观实际。”^[7]“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一种在反复认识与实践过程中的能动性扬弃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互相纠错，在认识与发展的曲折道路上尽可能少走弯路。

同时，“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外界对个体的批评活动与个体自身内部的批评活动同时进行的，与唯物辩证法中对立统一规律之下内外因辩证关系理论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此有学者就指出，“批评是外因，自我批评是内因，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只有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自我批评是前提，是能否纠正错误的关键所在。”^[8]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工作作风当中被重视，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内外因辩证关系下内因对事物变化起的决定性作用的原理。由此看来，这条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成也有着理论渊源的意义。

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基础一部分来源于辩证唯物观当中规律的客观性原理以及其“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指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正是产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前提”^[9]。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对于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进行讲证据的批评的要求而来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311.

^[6] 叶长德.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依据与历史经验[J]. 理论探索, 2011(05):59.

^[7] 叶长德, 2011(05):59.

^[8] 刘银平. 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J]. 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 2018(05):61.

^[9] 林炳良. 毛泽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与实践[J]. 现代哲学, 1993(04):41.

当中尊重客观规律方法论的高度凝练总结。因此，“实事求是”也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理论来源。

由此可见，“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着多方面的、深厚的理论基础。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和观点，并从相应的看法和观点出发，或者说是在相应看法观点的指导下，形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是属于思想理论范围的。而“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一种具有扬弃性质的工作作风，是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稳定的态度和行为风格，其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形成后又不断表现在、被付诸于实践当中，指导实践的进一步开展，是属于实践范围的，具有高度的实践意义。哲学的思想理论和一个具体的工作作风涵义不同，所属范围不同，但却有因果联系的存在。被错误的世界观指导，用错误的方法论长期参与实践，就会形成不良的工作作风；而在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就能形成优良的工作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拥有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长期实践进而形成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的工作作风，并在长期实践中继续指导工作的开展。因此，在实践和指导实践的意义上讲，“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作风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实践性体现，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历史演进

“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一种工作作风在正式形成之前，自然有其雏形的萌芽。例如，可以称的上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雏形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曾提到过，它早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早期，就被运用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10]上。然而，“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出现了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倒行逆施的现象，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提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势力“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11]。其次是出现过“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确的批评现象”^[12]。对此，毛泽东也指出过“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坚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强调“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13]。“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作风的形成初期是历经挫折困难的，这在哲

^[1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人民出版社, 1999:211.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91:986.

^[12] 王晓荣. 中国共产党“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探源[J/OL]. 理论学刊, 2014(01):36.DOI:10.14 110/j.cnki.cn-37-1059/d.2014.01.012.

^[1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1991:90-91.

学意义上来说体现了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而就其所处历史阶段而言，这也以小见大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早期探索阶段所经历的挫折和困难、走过的弯路，例如“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14]在党内的出现，使党或部分党员的思想路线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前后，毛泽东思想趋于成熟并被确立了指导地位，与此同时，“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也走向成熟，有研究者就评价称，“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在延安整风实践中被提升为锤炼党性修养、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工作作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的重要武器，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的工作作风’”^[15]。首先，延安整风运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被毛泽东赋予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和方法，特别是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6]的总方针，这一作风在培育过程中由此获得了思想和指导。其次，延安整风运动中，党内通过不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党内早期出现“左”倾错误思想的高级干部的自我检讨，实现党的高级干部思想认识的提高，有研究者称这“为此后在全党整风运动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马克思主义，端正思想路线打下了良好基础。”^[17]最后，经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成果的总结巩固以及毛泽东对于这一作风在中共七大上的集中论述，“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作风被正式在我党确立了下来，成为了我党“三大作风”之一。延安整风运动成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演进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被广泛实践用以加强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一时期的成熟也反映了其背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阶段，“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发展一度陷入停滞，遭遇挫折，而党和国家也因此出现了偏离客观实际、工作重心偏离等问题，走了一些诸如“文化大革命”的曲折道路。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批评与自我批评”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演进。邓小平在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中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了工作重心、方针路线的转移和拨乱反正。为了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理想信念动摇、宗旨

^[1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1991:990.

^[15] 何益忠. 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成[J]. 中共党史研究, 2018(01):64.

^[1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1991:827.

^[17] 全华. 毛泽东对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培育——以延安整风前后的情况为例[J]. 理论学刊, 2004(03):51.

意识淡薄、腐败现象屡惩不止等情况”^[18]，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又通过制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行“三讲教育”^[19]活动等，探索出了一些“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实践的新形式。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提出“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20]，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推上了新的高度。这一历史阶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飞跃，而“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和党内法规相结合、和主题教育活动相结合，变得更加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普及化，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演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面对新时代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时，提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21]因此，党继续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推动“组织生活会”等基层治党活动的开展，在反腐倡廉工作中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恪守全党“自我批评”“自我革命”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中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的明确要求之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时代党的建设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成为了党长期执政、不断革新的坚实支柱。

结语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是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形成的带有扬弃性质的工作态度和风格，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从产生、到成熟、再到被赋予新的形式和价值，走过了不断发展的演进历程。同时，“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成熟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它的演进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和飞跃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8] 叶长德, 2011(05):61.

^[19]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调研工作时指出“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为“三讲教育”。

^[20]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29.

-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列宁.列宁全集:第十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叶长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依据与历史经验[J].理论探索,2011(05):59-62.
- [6]刘银平.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J].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2018(05):61-63.
- [7]林炳良.毛泽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与实践[J].现代哲学,1993(04):41-45.
- [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99.
-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
- [10]王晓荣.中国共产党“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探源[J/OL].理论学刊,2014(01):35-38.DOI:10.14110/j.cnki.cn-37-1059/d.2014.01.012.
- [11]何益忠.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生成[J].中共党史研究,2018(01):64-77.
- [12]全华.毛泽东对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培育——以延安整风前后的情况为例[J].理论学刊,2004(03):49-53+128.
- [13]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29.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Abstract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as one of the Three Styles of the CPC(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rooted in Marxist philosophy, defines its significance as the basic method of Marxism, combs its evolution process, and reveals the profound reflection of its evolution history o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theoretical origin, historical evolutio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